

慚愧走他鄉，跼蹐苦遍嘗，追思腸寸寸，回首淚行行，
刀裂不堅指，血塗無亮光，慈恩何以報，珍重一爐香。

美麗島

真美！從海上看這個島嶼真是美，綠蔥籠渾然天成無雕飾，高聳的大山巍峨壯麗，山嵐如煙如霧，成群的雉鳥和水鹿自在閒適的遊蕩其間，毫無畏懼，島上有巨木參天，有竹林密布，有花蝴蝶飛舞滿坑滿谷，這裡的氣候沿著大山直上分布，平原有熱帶雨林和熱帶植物，大山的腰是溫帶氣候，高山峻嶺上有寒帶的植被、冬天飄雪，河流如血脈般平穩蜿蜒流向四處，滋潤生靈，有溼地和沼澤處處，調節溫度，海岸有潟湖和大陸棚，退潮時能見淺海處的巨大珊瑚礁，有豔麗的海葵和美麗的熱帶魚……。

這裡是美麗島，若從空中鳥瞰，她宛如一個青春貌美的女子橫臥在蔚藍海上休憩著，她面向大海洋，身後隔著一道海峽，有她美麗的衣裾張開沉入水中，與她相連的是母大地，宛如是她的依靠，她的鬢邊有一面湖水映天映月如花，寒熱線是她的裙襪，陽光四季都能暖和她的腳跟，她側躺著看星星、看太陽、看月亮，她悠閒的斜臥碧波之中，她的四面環海，激浪拍打，她彷彿一舉手就能攬下一片雲彩、摘下星星，她隨手一放將星子散落身旁，都化成那些更小的島嶼。

當大地還沒被人類畫上線條網羅以前，她是自由的，她是活潑潑有生命的一座會呼吸的島嶼，宛如處女，溫柔的保護島上的生靈，美麗島的風土自成一格，她是有朝氣的，她也是有脾氣的，海洋帶來的颱風會掃蕩她的裙裾或是髮梢，她總是稍加掩映即成平安，地殼震動，她也

總是不慌不忙地，絕不會墮入海中深谷沉沒消失，東南方的海上飄來一塊大石撞向她的腹腰之處，她也只是震動並沒有受傷，這一個大碰撞激併出美麗的玉石，她如珠似寶的放在懷裡，敞在胸口，任由那些晶亮的寶石在山谷間閃閃發光，都被她收納了，美麗島成了寶島。

美麗島上有原民散居，以撈捕魚貝為食，採摘嫩葉也種植薯稷為糧，有高大健壯的鳥族人來了，他們帶來火種和激動高昂的歌聲，他們乘桴而來，人數不多卻高大華美。人人都肅穆慈祥寧靜又有大能，他們雙眼炯炯有神，能辨識美麗島上的植物，也教導原民使用火，篩土捏擠壓制陶器，生火熟食，杜絕了會讓原民腹瀉的瘟疫和疾病，他們教導原民唱歌，用身體共鳴，自踵至頂的發聲歌唱，部部昂揚，聲聲附和，他們將華麗的歌聲獻給了天空和大地。

高大如天人一樣的鳥族人喜歡美麗島上的雉羽，他們配戴雉羽頭冠，他們也教導原民女子織布，挖空樹幹，用雙腳抵住成了織機，他們抽取苧麻粗絲做成麻線，飛梭緹花，將他們所乘的桴舟也織進紋路中，原民女人手巧，漸漸的也將鳥獸蟲蛇也織成圖形穿到身上。

高大的鳥族人教原民辨識植物，能吃的、不能吃的，他們也教導原民依時耕稼，引水灌溉，美麗島的原民尊敬他們，奉他們為神，可是這些高大的鳥族人卻不願意被膜拜，他們選擇往更高的山上遷移，男人漸漸的入山而去，不再回來，他們在山上轟然高歌，歌聲如風如嘯聲震天，在美麗島的山谷中迴盪不已，後來他們漸漸的沉寂了，高山上只剩下山風颯颯，呼嘯之聲高廣飄渺，如同天籟。

高大的鳥族人女性長者，繼續留在原民部落之中，耄耋之齡大有人在，她們安祥勤勉，

能疊石起火，能醫治疾病和外傷，能辨別物種的好壞、也能醫治生命，能釀酒、曬肉脯、醃漬食物，她們教導女子歡歌舞蹈，但是她們大多獨居，居室空空洞洞無有長物，只有亮火灶隨時有火，她們的歌聲呪禱能安定人心，她們會約束小兒亦能使婦女變的手巧能做，她們是原民部落裡的醫者和教導者，她們教導出來的女人與男人，都成了部落的醫者和安定部落的磐石，她們說「見青就是藥」山林曠野中的綠葉都能醫治疾病。

原民無以為謝，只能協助她們建築居室，送來美麗的石頭和雕刻的木材裝飾居室，漸漸的，鳥族女人的居室華美異常，到處有精緻的雕刻和寶石，當這些年長的鳥族女性歿了以後，繼承她們的，都是她們教導出來的原民，不論男女，都成了原民中有大能的人。

美麗島就這樣不知道過去多久，原民部族豐富了，繁衍生息，他們的家族分開散向四方，有的家族上山追尋傳說中的鳥族神人，有的家族向四方而去，尋找溫暖的地方定居，美麗島的山林野地漸漸的生發出更多的原民部落，形成部族，各自有各自的習性和傳統，這些部族的習性，都是為了適應美麗島的風土而成，傳統由歌曲和語言形成，有更多樣貌豐富了，山人知海濱人之語，平地亦知山民之言，他們相安無事，能互通有無。

時間之輪在美麗的寶島上輪轉不歇，原民上山下海，到處定居形成大部落，鄰近島嶼的原民也會來此，他們順著海洋的暖流來回於美麗島之間，有西南方的矮人和毛人，甚至有北方來的蝦夷人和海人，乘著桴舟隨著洋流來去自如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

高大健壯的鳥族人並沒有留下任何物件傳世，只留下嘹亮的歌聲，華美的羽冠、火焰和編

織布品的技術，在時間的長河裡，美麗島上的原民終於無人可以說得清楚了。

原民敬畏大山，以彩鳥為守護神，頭戴鳥羽冠，織布披掛穿著，保暖也保護雙腿，以天上的彩虹為紀念，郊儀、耕儀和豐收典儀，原民都要歌唱跳舞，豐收時節更是歡歌處處，原民女人的心曲激昂高亢，男人的心曲雄渾悠揚，男女都能和音念唱，歌聲莊嚴無比。

美麗島原民的女人成了家庭的主宰，生養哺育，分配食物，男人是獵人也是農人，是家族的守護者，失怙的小兒與孤獨的老人由部族共同奉養，一如養庶老於家、於鄉，原民大多敬重老者，亦能約束小兒。

有大能力的原民家族成了族長，代代相傳，或是被推舉而出，都是順服天地且意志堅定之人，善歌又能辨識青草葉片的女人成了的醫者，舉火炊煮亦能醫治疾病，撫慰人心。



圖說：原民的祭典舞蹈。

海上有颱風吹來，有原民壘石築室，劈裂石片壘起牆壁和屋頂，居室深挖下沉三尺以躲避颱風，也有原民架高文木築高腳屋躲避蟲蛇毒蛇，用草葉、瓊麻覆頂，挑高遠望山巒大地，成了部落的瞭望台和習藝場所。

原民有節慶娛樂，有部族斬竹紮鞦韆擺盪，有部族跳舞歡歌，有部族喜舉火團圍坐念唱整夜，亦有部族喜歡拉弓步同聲吆喝，他們都是大山的子民，美麗寶島的生靈，慧智無比。

直到有人發現了鐵礦，能製出鐵器和刀具，當美麗島的原民放棄了石器刀斧之後，他們漸漸的變的殘忍，開始獵殺島上的其他生靈，原民發現獵殺是最快取得食物的方法，比起耕稼更快捷。美麗島上的原民起了殺心，陷阱和殺戮隨之而來，自此，美麗的寶島成了原民的獵場，被各個家族部落分割了，海上美人的綠衣裙襪濺血，成了血腥獵場，原民坎伐巨木，開墾山林曠野，當她的鬢邊也開始染血之時，水鹿群和雉鳥退進山林躲藏，牠們害怕人類的刀斧和殺戮了。

美麗島的髮髻散了，鬢邊的大湖水傾洩，那映日映月映星光的湖水消退了，成了沼澤之地，原民用鹿皮包裹開鑿的巨樹，成了鱗皮一樣的舟船名為「鱗甲」划向沼澤深處捕獵小獸，螃蟹和有著巨大尾鰭又長腳的凸眼魚都跑出來，原民將這種長腳的魚稱為「花跳」。

根據古老的遺留和傳說，美麗島上的原民有二十一個部族，居住大山的原民有十二個部族，居住平原的原民有九個部族，他們彼此都知曉對方的存在，也互相通婚和交換物件，他們散居

在美麗島的大山深谷之間和廣袤的平原、海濱，美麗島到處都有原民，部族興旺，人數眾多。

美麗島平原的九大部族，優雅多能、好客又喜互助。部族之間雖有往來卻不狹昵，亦無高低階級之分，他們在海上、河裡撈捕漁獲，在山林邊緣筏木刈草闢地、造屋、狩獵皆有定時，部族間互相聘結婚，嫁娶和入贅是漢人的言語文字，美麗島的原民成年後兩情相悅或是雙方同意媒合，則成家，在部落裡造新居室為居成一家。

海峽對岸的羌人來了，他們乘坐木板船來了，羌人遠遠的看見美麗的寶島矗立海中，他們不敢靠岸，只是遠遠的看見美麗的寶島山嵐繚繞，高山上彷彿似有亭台樓閣連綿不絕，寶島的青翠和碧綠如夢似幻如同仙境，他們說那裡是蓬萊仙島，是仙人們居住的島嶼，又說美麗島像一條大魚——鯤，傳說中北溟有魚，其名為鯤，鯤之大，不知幾千里也……。

羌人來了又走了，留下詩篇讚美蓬萊仙島，大陸沿海的羌人陸續出海謀生，都只敢在陸地不遠處的海洋航行，船隻行過美麗島的外圍的小島嶼停駐休息，小島上有草無木，羌人遠遠的觀看著美麗島的綠樹山巒，他們停駐的那片小島上有古城沉在海裡，退潮時看的真切，像一片方湖，似由珊瑚礁圍繞而成，當地下水滾動，水淡了，那裡也成了方湖，羌人稱之為方湖，葡萄牙人眩於那裡的魚獲豐富，卻稱為漁翁島。

方湖漸漸的有大陸沿海居民來此築室暫居，撈捕魚貝醃漬魚貨，他們春來秋走，方湖的秋冬有強風日夜狂吹，小島上有風沙掃射無人能擋。

大陸邊緣的人後來都自稱漢人了，漢人也有很多種，沿海的漢人以海為家，有木船能行海

遠洋而去，不時來往於海峽兩端，取其平安航行，因為行船能見兩岸，不至於無依無靠，內心平安。

漸漸的有漢人來美麗島靠岸，原民稀奇極了，都遠遠的看著海灘上的人，原民好客，能與外人交通，漢人與原民交換物件，以棉線交換鹿皮，原民與漢人以物易物，淘換女人們想要的物件，都很歡喜了，漢人於是稱此地為「台江。」

台江在寒熱線之南，土地廣袤平坦，日照滿足，廣有巨木竹林，原民部族為西拉雅族，是平埔族的一個家族，平埔族有九大族群，分布在美麗島的西部平原，從北方的鱗甲沼澤，直到美麗島的最南端的瑯嶠，那裡是島民的海角天涯，海水被劃分成了雙色，左手邊的海水青靛艷澈，右手邊的海水略白是青天之色，漢人稱之為陰陽海。

1 台江：安平的古稱。



圖說：台灣早年補魚作業。